

帝國主義分子盜掘，而被放棄者。吾人乃另行發掘大廟側之紅灰土層。土堆積幾與牆平。初用六人發掘，發現泥塑像及陶范甚多。陶范爲石膏質，經火燒後變爲堅結。或僅屬佛像頭部，或爲佛身及裝飾品，俱屬陰面。由此可知泥塑佛像及紋飾皆自陶范中鑄出，後經藝術家整合爲一。陶范背後每刻有婆羅謎文字。至於出現之泥塑像，皆爲殘件，有頭部及肢體，經火燒後已變堅結，成爲陶質，埋藏於灰土中，故能經久不壞。十七日轉掘大廟中大殿（附圖貳），發現泥塑佛像殘件甚多，唯頭部尙完整，餘均屬殘肢體及紋飾，皆在大殿門東隅，不足九平方米之地，而所出佛像頭部已數十枚矣。在頭部及肢體中間均空，而有草製痕迹。蓋當時塑像之法，先用木及草製一模型，然後塗泥，再裝配頭部及軀幹衣飾佩戴而成。經火燒後，草型化爲灰燼，空存遺痕，塑像中常留存草灰可證。次日仍繼續掘大殿，除佛像外，又有象、馬、猴、鳥之動物形像，最後在大殿中間，出現一高台，台上無物，必原有一佛像而被傾圮者。我等將大殿清理完畢後，又掘殿後房址，在灰土中有木炭及殘木塊，可證此房亦被焚燬者。又在此廟旁側，發掘另一廟，發現木盤及燈座之類。又在C廟中拾殘紙一小卷爲民族古文字，及珠粒一小串，壁上繪畫已殘毀矣。當我等在大廟工作時，又分出一部分人在圓頂式小廟工作。在泉水南端小廟中發現有繪畫之牆壁，殘木器片及殘陶罐與牙骨灰，疑此類建築爲僧侶所住，或埋藏僧侶骨灰之所。十五日又發掘一小廟，發現帶字陶片三塊。復下掘，深一·五米皆流沙，底鋪土坯，是此廟原爲土坯所砌，浮沙後侵入耳。在小廟西北隅有煙薰遺迹，中有灶灰土及木炭，可證此間曾經爲僧侶所居。又在此處發掘數處，均無顯著遺物，乃轉至沙梁之西工作。距此約五里許，有一道低矮沙梁，亦由天山分支東南行，與東邊沙梁駢列，有若干佛洞分佈在山腰或山脚，每佛洞所在之沙梁上，必有已傾圮之建築遺址。各洞皆被外人盜掘，空無所有。唯一洞土半塞，尙未經人盜掘。六月二十二日乃發掘此洞，發現殘紙一片，又有一貝葉，上書民族古文字。又在另一大佛洞內，掘現一排佛洞，與大洞相聯，但無遺物。想此一帶佛洞必多，均湮沒於沙土中未經發現耳。我等爲時間所限，亦不能詳細工作。在此地自六月十三日開始工作，六月二十二日停工，共工作十日。所得之遺物，以泥塑殘件及木件爲多，裝運至四十里城市駐處。乃轉向霍拉山出發考察矣。

2. 霍拉山廢寺 六月二十三日由明屋出發，循沙梁北面北偏西前進，至下級曹，轉西北行，沿霍拉山支脈走。沿途叢草葱翠，溝渠如織，下午住於錫科沁渠畔。距此北約五、六里地有一古城（附圖伍，1），城週約里許，牆爲土坯所砌。城中潮濕、泥淖，除間有厚紅陶片外，無其他遺物。在城之西北隅有一土墩，本地人呼爲砲台。城外四面爲紅泥灘，高低不平，亦有紅陶片，必爲古代有居民區域。此地爲古代龜茲或鄯善至焉耆必由之路。現哈拉木登蒙古人到羅布淖爾及庫車亦取道於此。

次日由錫科沁出發，沿霍拉山支脈向西北行，約四十里，至察汗通格，轉至溝西駐霍拉山溝口。在山口或山腰及山脚散佈